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二十一

論

論以原始要終其于水政竝參究精詳觀者必深心領會乃悉其妙

元

○周文英論三吳水利

蘇湖常秀土田高下不等以十分為率低田七分高田三分所謂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

之美無過于浙右五代末吳越錢王獨居東南  
專享此利宋范文正公嘗論于朝曰江南圍田  
每一圍方數十里中有河渠外有門閘旱則開  
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潦不  
及爲農美利嘗詢訪高年云曩時兩浙未納土  
時蘇州有管田軍四部共七八千餘人又有撩  
淺夫專爲田事導河築隄以減水患于時歲熟  
或五十文糴米一石自歸宋之後慢于農政不

復修舉田圍河港大半墮壞今江浙之米石不  
下一貫比之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  
得不虛矣前都水監于江面置閘節水終非經  
久良法且如見置閘三處本意潮來則拒潮沙  
之水潮退則放江水決潮殊不知江水源築塞  
水勢細緩內水外水高低無幾又閘之相去不  
遠決放之水旣淺且緩又烏能衝激潮沙而不  
積于江也施之常年初無損益設遇潦歲覲其

傾洩江湖巨浸則見其不能此所謂徐行拯溺  
緩步救焚者也海者百川之所宗水有所歸則  
不泛濫善治水者必識其源流可也嘗經行太  
倉劉家港及吳淞江之左右登高眺遠隨流尋  
源爲今之計莫若因水勢之所趨順其性而疏  
導之則易于成功劉家港南有一港名南石橋  
港近年天然深闊直通劉家港西南通橫塘以  
土夏駕浦入吳淞江其中間有紆迴窄狹處若  
以疏濬深闊則太湖洩水一大路也英今棄吳  
淞江東南塗之地姑置勿論而專意于江之東  
北劉家港卽古婁江三江之一也地深港闊此  
三吳東北洩水之尾閭斯所謂順天之時隨地  
之宜也惟開濬之法付之有司例將有田之家  
差夫動擾猶爲未便乞從省府差委諳通水利  
官詣沿海各處相視合濬港浦具數計工擬議  
申聞或都水監分官前來或選省府能官于浙

間富戶勸率百十家斟酌遠近及功績巨細照  
依捨糧賑饑例優以官祿擬定品級令其開浚  
考其成效工役輕省者量行優叙如功績重大  
者優以一官激勸勉勵庶幾勞而無怨擾不及  
衆假如凶年勸令富戶捐糧賑濟不過救一歲  
一處之災尚優以官推此恩例成此美績則可  
弭浙西數郡久遠之災寧不偉歟經治之後更  
須都水監差官按行嚴督各州縣每歲修葺使  
其經久不廢或委行省官專一提調庶幾執督  
事嚴免致有司樂歲則苟且玩視以爲常程設  
遇災歲則縮手無措敗事傷農詩所謂迨天之  
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牖戶者此也水利有成  
則樂歲相仍國富民安誠非小補

○任仁發言開江

治水之法須識潮水之背順地形之高低沙泥  
之聚散隘口之緩急尋源溯流各得其當合開

者開之合閉者閉之合隄防者隄防之庶不徒  
勞民力虛費錢糧水不傷禾民享無窮之利豈  
非國家之利乎昔自唐至宋陳令公丞相裴度  
范文正公葉內翰朱晦菴蘇東坡歐陽文忠公  
等皆言修濬或吝于浩費而不行或惑于浮議  
而弗講或始行而終輟或營修不得治水之法  
因循歲月少見實效歸附以來江河淮海缺官  
治愈見湮塞二十餘年之間水利大壞以致  
野湖常秀之良田多棄爲荒蕪之地深可痛惜  
區區管見惟以開江圍岸置閘爲第一義也

本朝

○梁寅論田中鑿池

嘗觀之畝畝之間若十畝而廢一畝以爲池則  
九畝可以無災患百畝而廢十畝以爲池則九  
十畝可以資灌溉民非不知此也蓋以膏腴之  
壤人之所惜一家之田止十數畝或二三畝百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五  
畝之中孰能棄十畝之地以爲衆人之利乎民  
知與水爭地而不知與田蓄水一遇亢旱則坐  
視苗槁見小利而失大利愚亦甚矣

○金處和論疏水種菱

昔之君子論作堤疏水種菱三事誠爲有見然  
種菱之事不可一例而言低鄉田岸狹小河港  
深闊湖泖漾水面相接加之風波衝盪擊損岝  
嵒及夏雨之際全仗菱蒲障護岸塍若高鄉近  
于江海潮水出入賴以灌田況潮水之河淺狹  
必一年一濬若亦種菱阻遏水利害民不小治  
水者當責令耆塘糧里將低鄉去處照舊種菱  
其高鄉潮水河溝每年秋間許各人戶將自己  
菱草悉皆樵去毋容阻遏潮水

○金藻三江水學

禹貢曰三江旣入震澤底定又曰九川滌源九  
澤旣陂今東江巴塞而松江復微是川源無滌

也太湖泛濫隄防不修是澤無陂障也惟其無  
陂所以靡定惟其無滌所以靡入東風則西決  
西風則東潰一雨連旬數月如海此頻年水患  
所以不可救治者良繇備之不預慮之不周也  
愚以爲禹貢之法萬世當守治水者順此而行  
則有無窮之利然順之之道有六曰探本源也  
順形勢也正綱領也循次序也均財力也勤省  
視也所以行之之要又在任得其人而已任得

其人而六事不舉者未之有也夫治水救民莫  
大之事今之治水惟總之以僉憲凡百舉動不  
得自爲是以事功難成愚謂若欲水患消除必  
專任大臣而輔之以所屬責成于守令而催辦  
于糧里不宜泛遣他官而墮失厚利添設耆塘  
而擾害良民也士有高識遠慮剛明果斷不恃  
一己之聰明而採納天下之公論不恤一己之  
勞逸而體悉萬夫之凍餒斯可以膺大任而成



大功也所謂勤省視者官廉矣或不省視與無  
廉能同省視不賞罰與不省視同賞罰不繼與  
不賞罰同省視之時預與民約某月至某縣某  
月至某鄉一月三周一年三徧非大寒暑不休  
息非大風雨不易期大約省視一年二年圍岸  
可成三年四年溝洫可深五年六年浦瀆可通  
七年八年三江可入至于九年閘竇可完石隄  
可備一圖水利省視在里長一區水利省視在  
糧長治農縣丞則省視一縣治農通判則省視  
一府而守令則兼之也提七郡之綱而以水功  
分數爲殿最者大臣也叅贊乎上綱紀乎下者  
大臣之佐也若夫相與調劑以成其事者巡撫  
也相與糾舉以正其法者巡按也如此而水利  
不興吾未之信也所謂均財力者財不均則無  
食無食則多怨力不均則無功無功則徒費愚  
謂圍岸溝洫隨其田旁而責其戶以自修之一

尺一步皆有歸着今之修圍者不令自爲須要起倩其弊甚多往年開河每里起夫二三十名傷于太多在家人戶又無所助雖或有之亦是弱者官府給米不過數斗爲今之計莫若每甲朋出長夫一名三時治水一冬休養其餘九戶分爲九等每月一戶貼錢三百六十文十夫一舟往來宿養自夫十舟千夫百舟自正月發運已畢水工方興至十月開倉水工又止千夫修一處萬夫修十處各有立功以憑賞罰惟是石隄開竇或憂浩費欲乞

朝廷暫將七郡魚課船課竹木襍課量停起解畱充水用待功成之後悉依原議所謂循次序者也昔人以開江置閘圍岸爲第一義又以河道田圍二事可兼修而不可偏廢此皆確論但惜其失先後之序故祖之者率多以開江爲急而圍岸溝洫漫不之省是以用力多而成功少憑

以爲江固當開閘固當置圍岸溝洫則在開江  
置閘之先而圍岸又當先于溝洫也修圍之法  
水漲則專增其裏土不狼籍水涸則兼築其外  
岸方堅固圍大者其中須畫界岸但今低鄉圍  
岸蕩無根基須得椿筴方可修築若乃震澤之  
湖須用石堤宜專任大臣經理其事況江南運  
河資震澤諸湖之利豈可不加之意乎開溝無  
他法惟在深廣而已開河之法疾流搔乘緩流

撈剪污泥盤吊平陸開挑開江之法與開河同  
但各處積荒田土與夫沙塗水蕩却用長夫開  
以溝洫畫以疆界墾闢成田召人耕種抵足原  
租餘充閘費待開江之時遇有所損卽以此償  
之如此則上不煩官下不損民而事濟矣老農  
云種田先做岸種地先做溝蓋高鄉不收無溝  
故也低鄉不收無岸故也至若池塘又高鄉急  
務大約有田一項開塘十畝可以蓄水而防旱

矣所謂探本源者天下之事有利于民則當厚其本深其源有害于民則當拔其本塞其源況水之利害尤當深探其本而窮究其源者也竊見弘治五年江南久雨湖泖相連民居漂蕩迨及六年疫厲大作至于七年春夏大水萊麥禾苗極目沉淪饑民逃竄絕野蕭條今欲救其已然之災不若因之以救未然之災除一二年之害不若因之以除千百年之害救已然一二年

之災倉廩府庫是也救未然千百年之災江湖田野是也江湖濬治然後田野開闢田野開闢然後百穀豐登倉廩盈溢尚何災害之足憂哉

○金藻三江水學或問

或曰三時治水一冬休養此今古之通誼也近者開河亦冬月也如何成功曰幸而冬暖故功亦成然嘉定人夫亦多有死者曰開河役夫衆多焉能保其不死曰冬月不役老弱不用衣食

溫飽痛革暴虐有疾卽與之藥而遣之回船舍  
近便足蔽風雨皆求生之路也如此而猶不免  
于死是誠當死者也然亦不可不爲之祭埋而  
厚恤其家也曰不用耆塘可也又用糧里可乎  
曰糧里舊所置也耆塘今所增也不足而增可  
也旣足而增可乎曰上得其人雖用耆塘亦不  
爲害曰與其上得人而下不得人孰與其上下  
皆得人乎曰隨其田旁自修溝岸不若計其畝  
畝均其工程爲善蓋田有長倚涇者有橫出涇  
者有不出涇者用子之法卽長倚涇者用工太  
多橫出涇者用工太少不出涇者無工可用安  
得爲均乎曰甲治乙田丁修丙岸非惟不肯盡  
心抑且無憑賞罰蓋不出涇之田潦則不得洩  
旱則不得漑糞則難于入斂則難于出凡有此  
者必貧難下戶也若其橫出涇者與長倚涇者  
旱則易于漑潦則易于洩糞則便于入斂則便

于出凡有此者必殷實有力之家也故定爲此  
法使貧乏者得安其生而有力者不至偷惰堅  
固濬滌者旣得以蒙賞而淤淺疎略者又無得  
以逃其罪也曰低鄉無土岸何爲修也此則須  
在平時載土近處撈泥得一船卽一船之米得  
萬船卽萬船之米但寄之于田歲歲取之而無  
窮也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曰四年滄沒  
萬姓漂流尚謂之無事乎且愚見不過遵

祖宗之法守前人之規修隄防濬溝洫滌川原而已  
何擾之有

○吳荃原三江略

太湖之水自東南分流出白蜆入急水澱山繇  
小曹大瀝以入海者曰東江自龐山過大姚經  
崑山石浦安亭繇青浦達滬瀆東瀉入海者曰  
吳淞江自東北分流從郡城東行經古婁縣水  
勢洪駛元少紆曲東南北直下今俗訛爲劉家

港者曰婁江是三江實東南洩水之尾閭各有入海之所而弗可混焉者也震澤疏源以注江三江導流以入海水有所歸民物奠乂全吳財賦其昉諸此逞私智者務穿鑿圖苟安者樂因循故漕瀝港浦日就淤淺薄狹而東江遂湮惟澱湖支流北注吳淞而吳淞之流又北趨婁江而後入海三江塞二而以全吳東注之水獨歸婁江其勢漸不能容日積月累行復如二江患矣故開復三江以興百世之利固其策之上也經理三江諸港浦以支四五紀者亦其策之次也天下仰給于東南東南倚賴于三江故酌以蕪見作原三江以爲後之欲知何事者告

○王鏊白茆水利論

吳有白茆港者三吳之水繇以入海海潮日至淤爲沃壤民遂占爲田或廬其上于是吳中多水患議者以白茆一濬三州均利迄今百年未

聞有任其事蓋有任其事者而浮議輒興行且復止矣欲享其利則安得辭其勞欲有其功則安得辭其謗於戲天下之事其率類此乎

○伍餘福水利論

無良一論五堰

古者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皆入蕪湖以五堰爲之障也其地在溧陽縣界自隋景福三年有楊行密者作此以爲拖舸饋糧之計而蘇軾奏

議稱五堰所以節前項諸水其後販賣簾木以入東西二浙者又以五堰爲阻遂廢去而東西二壩列焉于是前項諸水多入荆溪間有入蕪湖者亦西北之源而非東南之勢也其故道尚在去溧陽八十里而宋進士單錡亦嘗言之雖蘇軾尚有不能必行于仁宗之朝者其他可知也

二論九陽江



九陽江或以爲中江者非也或以爲東江者亦非也考唐仲初之賦薛士龍之說未復折衷于禹貢則知淞江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淞江爲三江而九陽江乃出三江之外正溧陽之所謂潁陽江者是也其源出自曹姥山流爲瀨渚昔子胥避楚乞食于一婦饋之卒投千金不報之義以酬七日不火之恩至今有李太白碑在焉

三論夾苧干

夾苧干宜興志無也惟宋進士單鶚遺書論及其事而今無復有知故道者近抵其地始得聞其詳半在宜興半在金壇半在武進東抵溇湖北通長蕩湖西接五堰蓋古人以洩長蕩湖之水以入溇湖洩溇湖之水以入大吳瀆塘口瀆白魚灣高梅瀆四瀆及白鶴溪而北入常州運河以歸大江于水勢甚便自五堰旣廢之後其

所謂夾苧于者亦復湮塞皆爲桑麻之區雖有  
清東清西相去百里終非水道至于橋名亦訛  
爲鴨嘴之呼將掩其舊以圖其新去其不利以  
冀其利而其鄉父老亦有能知利害者曰是禹  
之利也爲鯀壅之是欲去鯀以就禹也始信鬁  
之言不誣而今知縣谷繼宗者相與通議以爲  
一勞永逸之計蓋此計一行上可以接太湖而  
運河有功下可以達荆溪而震澤無害鬁稱深  
利于三州以予觀之豈獨三州然哉惜乎自宋  
以來一奪于太湖之田戶再奪于兩浙之豪民  
良法美意寢而不行至今識者惜之而三縣之  
民亦置之何有噫

四論荆溪

宜興之水爲溪者九而荆溪正當縣治東西之  
間按志稱中江出蕪湖之西荆溪又受宣歙等  
數郡之水流注震澤以入海而西溪尤其要者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蓋其外諸水之會也夫何近年以來蘆葦壅其  
流溪田擅其利大非汪洋無畔之區而牧民者  
又不能去害以就利一遇大潦輒復狂瀾如之  
何其可也若夫疏濬排決之責則有司存

吳亦五論百瀆

按縣志稱百瀆在宜興者七十四在武進者二  
十六顧其亦有不能盡如古者何則時異而勢  
亦殊利盡而弊亦起安能爲之一哉就如志有

五千瀆而冊則亡冊有大墟瀆而志則少其名  
號已不能無魯魚之訛而況古之所謂瀆者吾  
恐未必然也或者勢家豪族有去彼取此之意  
乎不然何另立一名以淆之也吾觀其地勢縣  
東南爲上瀆縣東北爲下瀆古人以荆溪不能  
當衆流奔注之勢遂于震澤之口疏爲百派各  
有分域而有開橫塘以貫之約有四十餘里蓋  
橫塘者水之經也所以直南北者也百瀆者水

之緯也所以列東西者也然則荆溪之害可以謂之無而未必無震澤之利可以謂之有而未必有豈其天作而人壞之耶

六論七十三漚

按諸漚界烏程長興之間岐而視之烏程三十有九長興三十有四總而論之計七十有三其畫圖所載名號今古不同訪之父老亦鮮有知其詳者初入其境大者如溪河小者如石澗塞者如陸沈通者如神瀆湖塘皆有桑麻蘆葦之類以扼其流而民之利其業者又憚于疏濬以積其弊無怪乎儲之者有湖而泄之者無漚也蓋浙西之水皆從天目天目據上游之地而十二龍潭出焉或時雨大至四野奔流其注廣德者繇四安以入方山清泉其注餘杭者繇德清以合銅峴諸山其注孝豐者繇廣苕以入小溪沿之爲苕溪射之爲霅川萃之爲江子漚皆自

七十三澗通經遞脉以殺其奔衝必潰之勢而  
今則有不能盡然是可歎也

七論長橋百洞

宋單子論吳江長橋爲三吳諸水之足以承震  
澤之腹而往來吐納之勢率繇于此爲其出淞  
江以入海故也蓋自唐刺史王仲舒先築石隄  
以順牽挽至宋慶曆間知縣李問始駕木以橋  
其上又至泰定間州判官張均叅知政事馬思  
忽總管殷鵬翼輩白諸丞相答刺罕遂捐萬緡  
爲首倡而士民胥應者駢集竟成鉅功夫古人  
豈不知東流滔滔之勢而故爲之障哉障之所  
以節之節之所以利之非直爲美觀而已吾蘇  
本爲水國而非此障則狂瀾倒矣狂瀾倒而何  
有于浙西哉吾嘗登垂虹亭而望之其浩淼無  
涯牛馬莫辨長橋河西南以上皆納數郡之水  
以備旱潦而今淤塞有如此河者已過其半大

則讓爲圩田小則散爲草梗居民比屋沃野連疇此治農者之所當患也說者謂以東則泄至龐山以東北則泄至同里繇此歸海而不知淞江盤龍一曲沮塞者多先臣范文正公蓋嘗有行之者而況此哉爲今之計去其泥沙以伐其菱葦仍令佃之者經野分守以時蕩滌而後水有餘利久無滔天壅積之患矣

八論震澤

今之所謂太湖古之所謂震澤也書曰震澤底定謂其振撼不定之勢何以殺之曰三江有所歸也三江而上有堰阜焉昔也截其流今也順其利爲禹鑿之也其利民也深而民之飲其利也亦深于是繇三江以入海自今皆然而今三江僅通其一所謂吳淞江者是也其瀕湖之地皆卑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何以乾封其沿海之地皆高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何

以潤澤是故環湖者多水患沿海者多旱蓄無  
怪其然也蘇湖常三郡皆隸太湖而吾蘇獨當  
太湖之中若一盂然藏垢納污何所不有吾生  
長其地每有望洋之歎而亦不能無探源之心  
按圖論之中有七十二峰襟帶三州而夏屋仙  
宮多出東西洞庭馬跡之上其爲勝可取也其  
爲害亦可慮也上入而下自洩西納而東自流  
是故沉觀之則有縱有橫約取之則有倫有要  
其間有自石湖洩之者有自鮎魚口洩之者有  
自管瀆洩之者有自小溪港洩之者有自張家  
河洩之者有自北車橋洩之者有自漾湖溪洩  
之者有自上瀆港洩之者有自陸家浜洩之者  
有自虎山橋洩之者有自石家浜洩之者有自  
南宮港洩之者有自蒯家涇洩之者有自九曲  
江洩之者有自後塘橋洩之者有自梅梁溪洩  
之者有自龍塘河洩之者有自迎城山洩之者

有自菱湖港洩之者有自太平橋洩之者有自  
澤塘洩之者有自灌瀆洩之者有自和尚  
洪洩之者有自長洛洩之者有自王家漾洩  
之者有自山涇港洩之者有自渡水港洩之者  
有自黃瀆港洩之者有自後保河洩之者此其  
大略也其他支流餘裔不可枚舉而繪事者錯  
綜陳之亦贅矣是故舉此例彼而具區爲藪之  
大者源流在焉可忽者哉蓋太湖之水本以瀦  
水將以潤田三州之田將以利田先以資水通  
則百脉皆和不通則百病皆至此單子手足之  
喻深爲有見而或有不能盡如其意者古今之  
勢異也說者謂宣溧以上西北之水可入于蕪  
湖而不可使注于荆溪蘇常以下東南之水可  
趨于盤龍而不可使積于震澤其道無他焉曰  
疏之濬之循其故也故者以利爲本

○張寅海潮論



惟太倉環州境皆水道縱則有浦橫則有塘門  
堰以隄防之涇瀝以疏洩之小而曰浜曰漕曰  
溝曰潭布列其間不可勝紀莫非海潮貫徹如  
血脉之流通經緯之聯絡周流無滯者也故舟  
有行止必隨潮之漲退田無潦瀦必因潮之盈  
縮其導引汲取家至戶到則備物致用之無窮  
潮汐爲州境之利若此考其入諸港南則劉家  
港入逕崑山西至信義界北則七鴉港入逕任  
陽西之石牌灣海水逆流過斜堰入巴城此潮  
汐之大者也其分注各河亦二港之水爲多餘  
各港汊之入則大小不甚相遠矣夫潮汐者海  
之喘息也氣有盈虛消息則潮有往來大小氣  
候不齊故潮汐時候不一每半月省潮一次以  
應月之虧盈故月大則五十八潮月小則五十  
六潮此人皆見之而莫計其數習之而莫究其  
繇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者多也余襄公安道

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  
之日月右轉而天左轉一日之周臨于四極故  
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  
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于月何以知其  
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  
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于日三刻有奇潮之  
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  
望而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  
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  
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沓不盡盈  
虛消息一之于月陰陽之所以分也春夏晝潮  
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  
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  
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  
之常數也太倉州境之水不外乎潮汐利用厚  
生不可一日闕焉者

○沈啓塘長圩長論

塘長圩長之說卽周官土均稻人之意嘗觀稱人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土均爲掌其平水土之政而率以治水然則今之塘長遇田塍傾圯溝洫湮微梁塘崩損非所當率其圩長而經葺者乎緬惟朔望結報于官之法猶存則植塗通水修復文襄之政以禪耕稼以還流移不在茲歟

○沈啓治水專官論

司空治水古制也東南水國官可設者可不設乎嘗聞三農生九穀穀生于水水得其性則穀生而爲利水失其性則穀不生而爲害殖利以時芟害非官不可官之始其不容于人者其朝廷念東南國本何嘗不遣而不設哉其不能久者非大對古法思者又豈必無時矣各省諸

朝廷意也何以知之觀之鹽馬屯田非有重于玉

食之地也既設運司又差巡鹽御史既設太僕寺行太僕寺苑馬寺又差巡馬御史各省設按察司屯田官兩直隸差巡屯御史是  
朝廷豈靳水利一官之設哉其不容于久設者有故也且是官也職在必專專則法有定守任在必久久則績可責成觀之八年胼胝而不一入三過之門可知矣而豈謂今之官水有速如傳舍寄如贅疣者哉其不能專且久者惟監司之不相能焉耳昔如周文襄公天下第一流人品也其于民情

國事真如痼瘕乃身當時治水奏

請官屬多非監司所轄乃巡按御史何永芳一疏而盡革之文襄正當旁午之際手足不能一轉孰謂責以地平之業而予奪若是之輕可乎幸文襄方當

君相屬心否則不能安其位矣文襄又且不動于心

復疏懇

請仍給官屬以畢乃緒以是例之則今安得不利于帶攝哉又嘗見監司亦有以天下事爲己任如巡按御史呂公光洵者力疏東南水利力任而勇圖之功竟不立何哉瓜期不可逾也余故曰必專官久任而後可豈徒曰可有可無也哉

○沈啓府州縣水利官論

修水興農守令法典朝更代歷政無改權茲焉設有弼丞將以代勞非侵其秩而分其權也如此協恭胥濟共美苟主曰有弼弼曰有主不免各有餘責矣仰觀一統輿圖添設者僅東南五郡邑建立之意顧不深哉尚圖重其官榮其選賢借科甲精明水政何意每每裁革司權者動必先以應命大違建置初意豈于

國重民艱有未討歟

○歸有光水利論前

吳地卑下水之所都爲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瀦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山溪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甫里經華亭入青龍江以入海蓋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爲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淞江日隘議者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濬浦港以求一時之利而淞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于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自宋揚州刺史王濬以淞江滬瀆壅噎不利從武康紵谿爲渠滄直達于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夫倉公

爲人治疾所胗期決死生而或不驗者以爲  
不當飲藥針灸而飲藥針灸則先期而死後之  
治水者與其飲藥針灸何以異孟子曰天下之  
言性也則故而巳矣故者以利爲本禹之治水  
所以行其所無事也欲圖天下之大功而不知  
執其利勢以行其所無事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嗟夫後世之論徒區區于三十六浦間或有及  
于淞江亦不過濬盤龍白鶴滙未見能曠然修  
禹之跡者宜興單鏐著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  
修五堰開夾苧于瀆絕西來之水不入太湖殊  
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瀦東南之水也今以人  
力遏之夫水爲民之害亦爲民之利就使太湖  
乾枯于民豈爲利哉太史公稱禹治水河菑衍  
溢害中國也尤甚惟是爲務禹治四海之水而  
獨以河爲務此所謂執其利勢者故余以爲治  
吳之水宜專力于淞江淞江旣治則太湖之水

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或曰禹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震澤所以入海明非一江也曰此顧夷張守節妄註地理之誤其說云太湖一江西南上爲淞江一江東南上至白蠅湖爲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不知二水皆淞江之所分流水經所謂長瀆歷河口東則淞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貢之三江惟班固地理志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北江自毘陵北入海郭景純以爲岷江淞江浙江此與禹貢之說爲近蓋經言三江旣入震澤底定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揚子江淞江錢塘江竝在揚州之域故以告成功而淞江繇震澤入海經蓋未之及也繇此觀之則淞江獨承太湖之水故古書江湖通謂之笠澤要其源近不可比擬揚子江而深闊當與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則古三江竝稱無



疑故獨治淞江則吳中必無白水之患而從其  
旁鈎引以溉田無不治之田矣然治淞江必令  
闊深水勢洪壯與揚子江埒而後可以言復禹  
之跡也

○歸有光水利論後

單鍔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茭蘆叢  
生泥沙漲塞欲開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  
漲土鑿堤岸千橋走水而下流開白蜺安亭

江使湖水繇華亭青龍入海雖知淞江之要而  
不識禹貢之三江其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  
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蘇軾有言欲淞江不  
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殆非鍔之所及  
今不鐫去堤岸而直爲千橋亦守常之論耳崇  
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江之  
說以爲太湖東注淞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  
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唯確欲復

古道然確爲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都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江面開闊十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卽江之湮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已壅噎至此何啻千年郊氏云吳淞古道可敵千浦又江旁縱浦郊氏自言小時猶見其闊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故古江蟠屈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遠面勢旣廣若徑直則又易洩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途使如今江之淺狹何用蟠屈如此余家安亭在淞江上求所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間之百步老人云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迴可知古江之廣也

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簡司又自新涇西南蒲漚塘入江自曹家河直

鑿平地至新塲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邾氏所見  
之浦尚有二十五丈而都水所開江面財及當  
時之浦至

本朝之開江迺十四丈則興工造事以今方古日就  
卑微安能復見大禹往日之江哉漢賈讓論治  
河欲北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  
放河北入海當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以  
爲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隳斷天地之性

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若惜區區漲沙茭蘆  
之地雖歲歲開浦而支本不正水終橫行今自  
嘉靖以來歲多旱而少水愚民以爲不復見白  
水之患余嘗聞正德四年秋雨七日夜吳中遂  
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間霖雨三十日將如之  
何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一遇水源吾民必有魚鼈之憂矣或曰  
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禹決九

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江流既正則隨其所在可鈎引以溉田畝且江流浩大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尚有勦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則夫奇分而旁出古婁江東北之跡或當自見且如劉家港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爲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黃浦勢猶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莫不得所矣

○毛節卿三江水勢論

海潮漲而東江塞舊跡已不可尋惟上海金藻考其故道以爲可復然人往往廢而不講者恐鹹潮溢而良田廢也然淞江婁江七鴉白茆港亦通海何無鹹潮也蓋揚子江下流水勢洶湧南瀉于海衝爲套子故淞江之口去婁江七鴉之口殆百餘里而白茆一港古志云入江之道其潮來不過江流逆轉耳惟東江去江已遠故旱歲乃有鹹潮也今欲通之須倣古人橫置十

閘之說水年隨潮啓閉而旱歲則常扃之亦可  
有利無害淞江西抵太湖東北入于海地勢低  
于震澤三丈潮來時水高三丈至震澤而止舊  
額不可攷近額闊一百五十丈今上流無恙下  
流亦通惟中流三絕以諸浦渾潮之相會也故  
上流不能東下而北折于婁江今不可不濬也  
東江旣塞淞江已微衆流併下東北故婁江爲  
獨盛然崑山一段迂迴勢緩而海口漲沙伊始  
今亦不可不講也然太湖之形勢非特三江旣  
入而南有通海之閘河北有瀉江之百瀆西有  
接水之五堰今其廢也久矣究而復之庶足殺  
三江之水勢乎震澤澱山等湖在前朝已有圍  
田之弊間嘗開鑿定立界畔使豪右不容侵占  
我

明弘治中徐侍郎貫亦嘗疏理長橋占田千餘畝今

亦不可不考而石隄水洞不可不增其江浦要

害去處橋梁可廢者廢之或以木易石至近來  
置柵太多阻遏水勢宜查要害禦盜之處量畱  
其他通潮江浦切宜撤去

○毛節卿太倉壩堰論

太倉之境有壩身壩身之東有一塘焉西徹淞  
江北過常熟謂之橫瀝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  
里貫橫瀝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壩  
門張壩門沙堰門吳壩顧廟壩丁壩李壩門及

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橫瀝東西  
其塘則謂之壩門堰門斗門者是古者堰水于  
壩身之東灌溉高田而又爲壩者恐水之或壅  
則決之而橫瀝所以分其流也故壩身之東其  
田尚有丘畝經界溝洫之跡在焉是皆古之良  
田因壩門圯壞不能蓄水而爲旱田耳壩門之  
外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  
耶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夫水田遺跡卽今崑

山之南所謂夏駕小虞等浦者皆決水于淞江  
其浦之舊跡闊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  
橫塘以貫其中而棊布之是古者旣爲縱浦以  
通于江又爲橫瀝以分其勢使水行于外田成  
于內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爲田之  
害必歸于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一州之田  
可知矣故蘇州府五門舊皆有堰今俗呼城下  
爲堰下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則防隄旣完  
則水無所瀦容而又設堰者恐其暴漲流入于  
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呂侍郎開崑山塘而  
得古闌于唯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  
也及夫隄防旣壞水亂行于田間而有所瀦容  
故蘇州得以廢其堰而唯亭亦無所用其闌也  
爲民者因利其浦之闊攘其旁以爲田又利其  
行舟安舟之便決其隄以爲涇今崑山諸浦之  
間有半里或一里二里而爲小涇命之爲某家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涇其家洪者皆破古隄而爲之也浦日以壞故  
水道涇而流遲涇日以多故田隄壞而不固日  
隳月壞遂蕩然而爲陂湖矣此古人之跡也今  
秀州濱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  
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隄于水中以固田而西  
塘之岸至有高一丈有餘者此其遺法獨蘇松  
圯壞殆盡卒莫有能講求修復惜哉

○毛節卿江海壩閘論

沿江海通潮港浦歷代設官置閘潮至則閉閘  
潮退則啓閘故港無淤澱潮無泛濫自蘇范邨  
諸公咸云置閘利而廢閘害惟元至順間乃有  
廢閘之論我

明港浦屢開旋塞水旱相仍間有議復古制節民財  
者愛惜物力則謂以爲澤國賴舟航以往來高  
鄉賴潮水而灌溉役在得已殊不知古人經營  
設法將以利民豈欲病民而故爲此煩費哉今



欲置之必須兼古制通時宜每河闊三丈者置  
閘一座六丈者置閘二座多寡以是爲差每閘  
各置亭一所歲撥閘夫二名和雇近閘居民世  
掌其事有失則罪之每九月至二月常川扃閉  
朔望則啓中閘以通海船傍開月河低堰以通  
小舟之行小港者或湖水溢下則潮退而悉啓  
之其三月至八月高田用水則啓閘以進潮或  
雨澤滿盈足以灌溉則亦閉之以清江流庶舟  
無往來之阻田無苦旱之災江無淤塞之患高  
鄉歲免疏濬而低田亦減三年二水之憂矣今  
高鄉支河在在湮塞早年則從外塘搬水以救  
苗民實勞止雖曰農官不省視而塘長不得人  
亦繇古制閘門法廢農民不勝歲歲開挑之勞  
故至于此蓋古者高田則設斗門卽今水旱則  
閉以蓄水潦則啓以洩水今太倉河名多閘五  
代之季民利行舟之便而決之故高田多不可

門者其遺制也

五

治今乞查支河通舟者責令得利大戶共造水

閘支河小浦約費銀百餘兩其不通舟者量置水竇俗名水漫約費

銀四報河口居民一兩家專司啓閉免其一二

十畝丁田役銀以酬其勞不然止令塘長九月

朔填壩三月朔開壩吳俗低鄉清明浸種高鄉穀雨浸種至三月則用水

矣諺云八月半住車則不用水矣亦可以免半年渾潮之積而

民力庶乎其少減矣

○周大韶論治水古今異宜

蓋水之在天地間每隨氣候以為盈虛猶人之

鼻息然也古今言水患者必先于吳江及歸咎

于長橋輓路也然考之宋元以來其變遷之故

有不盡然者蓋輓路築于宋慶曆八年長橋建

于元泰定元年宋時郝喬言曰禹以三江決震

澤之水今之二江已絕惟吳淞一江猶存元時

任仁發復曰三江引太湖之水以入于海二江

俱塞僅有吳淞江存焉則自宋迄元雖有輓路

長橋而吳淞江固無恙也其二江之本源不假于吳江以爲咽喉初無輓路長橋之阻已先亡之矣後因江流湍急激成大滙路漸迂遠民罹水患後人乃開新洋夏駕二水以洩其流而江之勢始分張士誠又北開白茆港以殺上流之勢迨至

本朝而吳淞江乃塞今南之黃浦北之劉河卽古之東江婁江也二江今旣深闊疾流則吳淞又焉得與二江俱存而無恙乎猶人以一身之大其氣不能兼通于鼻息然也今之議者咸按昔人之言曰盡徙吳江沙村之民開而爲水并鑿吳江之隄而爲木橋千所然長橋與石隄于吳江上流之勢不能無阻若云盡徙吳江之民又鑿爲木橋千所未必皆然且如吳江之南九里有阜名牛毛墩其四下卽東湖乃汪洋之水也自嘉靖二年之後迄今成田民居之矣則湖水之

盈涸亦自有時昔湖今田則吳江之地奚必盡徙其民乎又如長橋里許爲硤六十有一石塘九里爲橋三十六座繇此以達太湖不過三四里之程今視其水之流行不及十餘處橋門之內外水勢亦不甚見其高低湍湧雖屢經開浚而湖水不能衝滌諸橋之淤然則又奚必鑿爲木橋乎所乎則湖水本枯又可見矣自今言之宜于長橋之南北以及吳家港口等處宜相度形勢急于開浚以資其上流之源使太湖之水必趨于吳淞江而後已今已開矣第湖中西北風起吹渾泥入港至南灘又爲長橋鎖住不無淀積故南北兩灘三五年當一撈淺也又于新洋江口之兩岸各築短壩六丈則減十二丈之力所存者十丈而已自不足以奪吳淞江十八丈之勢使此江之水必趨于海而後已其如崑山塘之東西龍淩界牌涇陸涇等壩金雞黃昌

清水等港凡可以決陽城湖水以補婁江上流之源者盡宜疏而通之則三江之勢秩然不亂可復大禹三江之迹潦固可洩涸亦可瀦矣

○周大韶論治水爲謀不臧文淵閣十二卷蓋治水之法必先明其來歷之源然後導其歸宿之路其序不可亂行其功不可逆施也嘗考常州之水下至無錫以達蘇州自運河之水無不西南行以注于太湖直至胥口方引太湖之

水繇橫塘以出胥門城濠自蘇州以至無錫常州未聞有出太湖之水也惟運河以東之水入太湖不遠者乃東下長蕩鵝肫等蕩而分瀦爲陽城等湖故自婁門以達崑山城繇陽城湖而南皆出塘之水未聞有水自太湖北入于婁門塘下注于陽城崑尚諸湖而洩入于江也此其跡之顯然有不可誣者然此沿江諸浦所洩者乃不及入太湖之水謂之殺其上流之怒而分

太湖之勢可也何論者咸謂震澤之水北注于陽城昆尚諸湖指福山許浦等塘爲震澤之尾閘茜涇諸浦爲震澤之後門乃謂浚三十六浦以洩太湖之水同歸于海然則以三江爲震澤之咽喉乎爲震澤之胸腹乎此不經考索之故也宋時黃震亦嘗論及之曰昔人開茜涇諸浦亦主一時一方之利而然今閘浦盡廢而海沙壅塞爲患又前日之所無觀此可見矣又如沿海一帶地形頗高于內田而湖水因之不能急洩故呼爲垆身然開三十六浦之後沿河積土高出丈外而腹內之田旱則無路引水以爲灌漑之資潦則無門出水以爲洩放之計故沿海舊有一帶之垆身形如仰盂水不能洩人皆知之矣而三十六浦之沿河隨處皆成垆身形如圍墻田地荒棄人所不知也故邾亶言水利之六失首先及之矣又如沿江開浦本爲洩水之

計而于浦口置閘亦欲拒絕渾潮意亦善矣然以土地之宜否理勢之非便有不必然也且以一日兩至之潮其在昏夜皆以疾風暴雨水凍霜雪之時雖欲以時啓閉誰爲司守況一歲之內春夏則潦水常多更且海潮洶湧閘一上版則力有不支秋冬則雨澤少降而水勢枯涸又不必有閘此人情必然之理也自常州以上地連山土脉理堅實又無潮水之交衝故可築閘以獲宣洩之利呂城孟瀆等閘是也蘇州邊海地皆浮沙海潮湖水內外衝嚙閘底樁木之處一有罅隙漸次流空而易崩損白茆七浦斜堰等閘是也故閘雖十設而九廢耳且如橋梁之有便于民者爲地方之利隨壞隨修衆咸捐財以助之矣閘果有關於宣洩之具可爲旱潦之資公私曷敢坐視傾頽曾無一人畱心于此乎若必欲置之須于近浦實田之中開深倍于河

底純用磚石不用木椿貫以灰沙築成之後仍實以土如田使無虛處積水灰沙自然膠融年餘之後乃開通引水繇閘而行將舊河壩作平地則閘可永久無虞又省作壩車水椿木之費此乃造閘之要法也其如三十六浦之中惟七浦白茆爲最次則楊林湖川福山三丈等浦但宜相時開浚不可壩截餘如茜涇東楊林雙鳴鹿鳴大錢周涇澣浦等河各于開浚之後須于兩頭作壩以節清水以拒渾潮旱則瀦而蓄之潦則決而放之則官不勞于開濬工力之艱民不病于田地拋棄之苦實爲兩便也

○屠隆東南水利論

夫水政者聖王之所修以利民其利害之相懸則天壤矣此非可以智嘗而懸斷談三吳水政者雖多端大約不出治水治田兩者而治田之與治水實相表裏要之治田所以治水也水之



利害繫于田水政修則田獲其利水政不修則田受其害而治水治田兩者自不可缺治田而不治水則田功罔施治水而不治田則水政尚缺均非完計也昔人之推水學者曰邾亶曰單鶚邾亶詳于治田單鶚詳于治水兼而用之水政舉矣請先言治水三吳巨浸厥有太湖汪洋浩淼綿亘三萬六千頃三吳諸水咸入太湖而分注三江以入大海是吞吐元氣翕蕩東南之一大關鍵也南則杭湖天目諸山發源苕霅等溪繇湖州七十二澗而入西則金陵溧水溧陽九陽江洮湖荆溪諸水繇常州百瀆而入北有運河受京口大江及練湖諸水北繇江陰一十四瀆入于大江東繇常熟崑山之三十六浦入于大海而入江海不及者亦繇武進無錫諸港以入太湖太湖三面受水獨湖東一面瀉之三江以入大海然三江水道僅有吳江一十八港

入江是太湖三面受水一面分流吞多吐少易蓄難洩水口一有鯁塞則停緩無力天時一遇淫雨則泛溢爲災是水口之宜通而不宜塞彰彰明甚也太湖之水繇江入海大江之水日接海潮江水清而海潮濁海潮每來常有淤塞江水清駛隨輒滌去以故向無水患自吳江將洩瀉太湖一帶故道建長橋築挽路以便漕舟水道始梗泥沙淀積而太湖之水往往漫衍矣況

三吳地形東來漸低蘇州爲常鎮之下流松江爲蘇州之下流蘇松竝海地岸反高于腹裏形如仰盂洪波流潦尤易內注太湖水口旣已鯁塞淫雨乘之大風適作海水湧入太湖旣漲不能復受則常鎮諸邑之水合于蘇州而蘇州已先被其患蘇州諸邑之水又合于松江而松江之患益深蓋自有宋以來三吳水災志不絕書

淦沒田禾漂蕩廬舍澤國千里民化魚鼈雖

吳中水利全書  
卷之三  
朝廷下令遣官累有修濬時通時塞得失相叅利害相半迄未聞有爲三吳遺千百年之永利者  
頃臺使者懷安林公奉

璽書來督三吳水利矢謨宣力蒙犯霜露郊行野宿無間寒暑晝夜訪諸縉紳謀諸三老相地形之高下尋水道之源委權其利害察其得失深知三吳之水滙于太湖瀉于三江而入于大海旣以得水利之要領以而各郡各邑江湖河渠浦港浜塘之類條分縷析又無不合治水之機宜是以數年之內水利大興今總四郡之成事約而言之則瞭然矣開吳淞江四十餘里以復大江入海之故道濬吳江之吳家港長橋南北灘龐山湖口使太湖積水徑達于淞江以澱山湖直接太湖之流其來甚徑易而爛路港不足以洩之故于青浦濬小大山涇以洩澱湖之水而南入于泖又濬蹇開河以接大曹港濬橫塘橫泖

以接蒲漚塘濬崑山澱湖諸口使湖水分注于  
墩道褐趙屯大盈崧子盤龍等浦而北入于江  
又以三泖北納澱湖南連浙水西入長洲吳江  
諸蕩故于華亭濬秀州官紹鹽鐵等塘金山三  
泖等河上下橫涇沙竹岡塘金漚塘運鹽河以  
洩南北兩涯之水于黃浦于上海濬蒲漚六磊  
竹岡等塘周浦三林都臺等浦新港黃家浜嚴  
茂塘以洩東西兩涯之水于黃浦總之合流吳  
淞以入大海又以吳淞出海之路頗覺遼遠不  
能徑達則泖澱北注諸水淞江或不能盡容故  
于崑山濬夏駕浦大瓦赤涇諸水于嘉定濬顧  
浦吳塘南鹽鐵北橫瀝西練祁彭越浦華亭涇  
南翔河濬浦張家浜以洩淞江北行之水于婁  
江三江竝行恐難盡洩復濬太倉之吳川塘楊  
林塘七浦塘路漕塘杜漕塘以洩陽城巴城諸  
湖東行之水而入海濬常熟之白茆塘許浦梅

李塘福山塘耿涇塘吳泗浦三丈浦以洩尚湖  
昆承湖及毘陵晉陵諸水徑入大江濬江陰之  
東西雷溝舜河利港北橫河九里河山塘河青  
暘河以洩五瀉河芙蓉河諸水以入大江其治  
水次第如此故太湖有所洩瀉三江有所分注  
衆水盡治下流俱通下流旣通上源宜導于是  
濬宜興之西沈裏河百瀆武進之白鶴溪金壇  
之荆城港及長蕩之裏河徐村蔭封等河洩長

山洮湖荆溪之水而分入太湖運河濬武進之  
孟瀆丹陽之九曲河丹徒之鐵猫港以洩潤州  
上流諸水而入大江上源旣導則下流可接下  
流旣通則上源益順又恐新洋江過于深闊分  
引江水北流引入渾潮將來不無淤塞之憂故  
于夏駕口慢水江口竝建二閘時乃啓閉慎乃  
宣防庶幾水不外趨潮不倒注吳淞之通可垂  
久遠而水利興矣水利旣興田乃可治治水而

不治田豈惟田功之虧終爲水政之缺何也蓋  
三吳雖號稱澤國低窪而中間田畝亦自有高  
下高田十居二三下田十居六七高田所患在  
旱下田所患在水而兩者利害又每相懸大旱  
之歲水涸岸出低窪下田幸而一熟而高田則  
已盡枯大潦之歲水浸上行岡阜高田幸而一  
熟而下田則已盡沒是烏可不爲之計也下田  
所患在水則不可無障而所以障其水者圩岸  
也高田所患在旱則不可無蓄而所以蓄其水  
者溝渠也下田不修圩岸則太湖雖通而適遇  
水潦一時洩瀉不及者何以障水而免患高田  
不濬溝渠則江海雖大而適遇旱暵江海流注  
不到者何以蓄水而灌田于是公又條爲治田  
六事刊布書冊移檄有司而又力勸親督高田  
令濬溝渠下田令修圩岸令諸郡各邑犁然舉  
行溝渠濬則高田有以蓄水而旱不能爲災圩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岸修則下田有以障水而水不能爲害是治田  
之事正治水中之最切要者也故曰治田治水  
相爲表裏治田所以治水也三吳之言水利者  
代有其人興水利者累聞其事而策非萬全功  
成小補未有建石畫垂永如今日者也良繇公  
之志銳而心誠量虛而識遠智習而善斷志銳  
則前無畏途心誠則精貫金石量虛則下情悉  
達識遠則利害畢照智習則事至不迷善斷則  
機來無失故其建立非凡而成就宏遠也隆嘗  
相從畚鍤知其事之始末頗詳是以不辭庸鄙  
而爲之著論以俟後之君子有所考鏡焉

○許應達吳淞江或問

或問于許應達曰子治水先吳淞江其說奈何  
應達曰子不睹海口乎抑未讀水利考乎古今  
治水名臣無慮十數公其忠臣傑士獻策上書  
軫桑土之思而重經

國之計者亦無慮十數公今其書具在未有不以  
吳淞爲急者蓋東吳之水千流萬派會于五湖  
而繇三江以入海此童而習之人人皆能言之  
故論者咸云五湖其咽喉也三江其心腹也海  
口其尾閭也尾閭之不洩將倒灌而橫溢可使  
過顙在山卽隆于之高至于天猶之無益也或  
曰如客歲之旱何應達曰子亦爲是說耶東吳  
澤國歲歲苦潦乃客歲之旱則自來所未有者  
蓋連歲不雨亢陽斯極卽老人年七八十亦云  
僅一見之以故各省告災率稱苦旱而長江河  
庭等處悉就淺涸揚子金焦兩旁漸成沙灘豈  
亦吳淞宜洩致之耶且無論遠者卽以人身譬  
之苟尾閭不通痞滿爲患使醫者不以調胃承  
氣等劑推之蕩之而猶倡爲從容消導之說彼  
其人可立而斃也第尾閭決而元氣虛飲食調  
理其功尤急所爲飲食者則支河及時雨也時



雨不敢必所可盡力者支河耳始予建議挑吳  
淞以便疏洩濬支河以資灌溉築圩岸以防泛  
濫無日不以是三者而亟舉之且牌行各州縣  
令悉舉境內支河逐一查勘當與吳淞竝濬而  
竝深三令五申文移具在不謂專吳淞而棄支  
河也如專吳淞而棄支河者猶治痞滿者專推  
蕩而不爲飲食調理其人亦立而斃無益也奈  
之何錢糧減半而南京戶部尚猶豫不發且先  
發五萬兩祇以挑吳淞太倉及量濬上海嘉定  
崑山華亭等處以故十七年雖旱而太倉所挑  
七浦楊林吳塘顧浦亦大有秋而吳淞兩傍俱  
受其利卽十八年五月十二日雷雨驟漲至六  
月初七日止計二十五日中間晴霽者八九日  
耳此其潦不在十四年之下予令人走吳江二  
十八都覘之則水下于堤者三尺夫吳江東南  
之最下而二十八都又吳江之最下者此而不

溢此非挑吳淞水不能潦之驗與六月初七至八月初旬不雨則其旱又極矣予復令人所在覘之則淺者尚餘二三尺以資灌溉否則既種而雨水不繼將不秀不實安所冀穰穰之利此非濬支河旱不能病之驗與向使十六年帑銀全發當令各州縣分投竝濬卽旱無可虞奈之何忍弗能予使太倉先受其益則非予之罪也且內河距海口蜿蜒幾三百里自內及外以漸而高而中多曲折迂迴卽使挑深與內河等未可建瓴而下者祇以備極澇使急則順流東注而免于淪胥如子所言則漏卮也顧不謬與夫不罪發銀之遲而病其宣洩不察于竝舉之說而罪其偏枯雖十大禹不能當前而況予之不肖者乎

○張應武吳淞江疏濬論

吾邑左浸東海淞江經其前劉河繞其後黃浦

自東南來合于淞江之尾昔人所指以爲三江者皆繇以入于海淞江位二江之中載地旣高而江形又直建瓴東注自安亭港至李家浜縈紆境內百有餘里塘浦左右股引足于清水而亦無壅溢之患五季以前江鄉號稱樂土自吳江石堤旣築清水之出于湖口者日微不足以蕩滌潮沙淞江屢浚屢湮議者咸思一大治之廣數里之江決壅出之口塞傍分之竇曠然爲數百年之規然而物力不給衆口難調近乎可言而不可行

本朝疏濬者五六公雖廣不踰十尋通不過數十年未足厭議者之志然是江流通一日則民受一日之利他日復湮又當有任其責者隨時量力以舒目前之急未可謂非中策也耳目所及惟隆慶四年海忠介公寓賑濟于興作至誠所感寮案敬應富室樂助役夫競勸所費官金不過

五六萬疏上海南踰口至嘉定黃渡平陸六十餘里兩月成江清水奄至葑泥自去當時以爲若有神助非盡人力也萬曆七年巡江林公應訓接疏黃渡至崑山千墩三十餘里上流江南亦加闢焉萬曆十五年因水災用科臣言特設專官發帑銀以開江爲首務而所任非人背公營私初至見江尚流通前人之所疏鑿可攘爲後功于是不酌羣言不委州縣不役鄉夫獨任私人共圖欺罔托言以漸而深惟務築壩曾不運土每車岸微乾稍削茭蘆卽已放水迤邐而東起自安亭至宋家橋分爲十段九段畢工岸無積土人以爲笑談末段去海不遠潮勢湍悍屢築不成遂以頑石壓弊舟雜築之費數千金幾成而潰乃試其所製混江龍聊掩衆目而罷白知不厭衆心頗畱銀還官虛告成功遷官以行而其所沉木石畱礙江心潮沙依之易爲澱

聚未及兩載海公所疏復爲平陸矣自昔開江  
未有若是役之無益而有害也卽今萬姓嗷嗷  
復思疏濬如望歲焉是須

廟堂主張六郡協力非一邑之所能必也邑治以四  
水聚爲形勢東西練祁南北橫瀝形如十字交  
貫城中境內塘浦以百計支港以千計東引大  
海南引淞江北引劉河西仰湖澤四面潮汐咸  
會邑城自淞江旣湮清水罕至舟楫灌溉咸資  
潮水宋人引清障濁之法已不可施于今每歲  
所開塘浦還爲潮汐之所填淤三歲而淺四歲  
而湮五歲又須重濬亦無一勞永逸之術所可  
自盡者修濬均節其間焉耳酌塘浦之間要參  
以淺深及前濬之歲月分爲五等著之一籍依  
次修濬周而復始無得踰越五歲不紊則不紊  
矣若乃近海之區潮沙倍積出入孔道官舟重  
載所繇或有不能待五年者所當別議然一邑

不過三四不可以此而并廢經常之規也修濬  
之際擇民之才幹有行者分段監護必使底面  
四傍深淺闊狹咸中程式庶岸不善崩可支五  
六年以待重濬如此則民力不甚疲塘浦亦不  
加淤非遇颶風小旱小潦不至全歉此亦杜牧  
所謂上策莫如自治其于開江固竝行而不悖  
也

王煥如曰先大父京兆公嘗言吳淞江自  
海忠介一濬而後繼之者虛糜數萬公鏹  
何裨水利愚覽林水院刻疏及諸公序記  
採輯二三略存典故非徵實也最後讀屠  
儀部總論鋪張偉績與許水道之自著或  
問相頡頏矣賴張應武以嘉邑人目覩三  
公開江之事手持鐵筆不少假借則功罪  
必兩之案其斬然乎屠許張三論篇章銜尾百  
○世而下披是編者可考鏡前修矣嗟夫

○張獻翼長洲水利論  
江南水利無論漢唐計宋有天下三百年而命官修治凡三十餘度殆不十年一興利也迨皇明自永樂初迄嘉靖初百十年有餘而夏忠靖以後相繼治水者亦八臣計之亦不過十餘年一興利也今五六十年來僅一海忠介公又功程未竟而去他率空談水利豈不日就淤涸土瘠民貧也哉禮六府嚴司水之官司空專度地之職山林川澤各盡其利以足

國用是以計三十年之通而不及于困急也長洲之水治之不能專其利不治則必同其害苟能倡濬導之舉以率旁邑是惟良有司力爲之耳

國限長以指三十半之區而不及于因治也其  
 鄰山林川壑各盡其極以文  
 議非對水無以審而取用始知外  
 議非對水無以審而取用始知外

吳中水利全書卷之二十二

議

南議皆擬議修濬便益因時設策隨地酌宜各  
 今據所見合類縱觀斯知後人之指畫總不越

不前人之範圍

宋

趙必棣修復練湖議

雲陽之練湖原有斗門三石礎六函口一十三



多被風水衝坍上湖則褰裳可涉下湖則如履  
平地今水道久已湮塞未可猝復惟存函管取  
以備蓄洩也若湖中水滿須資函以洩之淺則  
不須矣舊年傾頽處止是下湖西埂四百餘丈  
今上湖橫埂三百六十丈上金斗門三十五丈  
南石礎基七丈皆先後坍壞官府倘復悠悠不  
恤非惟水無所蓄而頑民倣倣侵害耕農其來  
吳中正未艾也維今霜降水涸亟宜上緊興工必于  
安邊太平庫錢及平江府新收義米內量支募  
夫運土補築外埂然後值松插柳候措置椿石  
陸續釘砌若失此時後悔無及

元

○任仁發水利議答

議者曰吳淞江前時深通今時何爲而塞豈如  
海變桑田之說非人力所可爲者歟答曰東坡  
有言若要吳淞江不塞吳江一縣之民盡可徙

于他處庶上源寬闊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  
何致有湮塞之患哉歸附後將太湖東岸出水  
去處或釘柵或作堰爲築狹爲橋及有湖泖港  
汊又慮私鹽船往來多行塞斷所以清水日弱  
渾潮日盛沙泥日積而吳淞江日就淤塞正與  
東坡所見合若曰如海變桑田一付之天則聖  
人手足胼胝盡力溝洫皆虛言也聖人豈欺我  
哉所當盡人力而可爲也議者曰錢氏有國百  
餘年止長興間二次水災亡宋南渡百五十餘  
年止景定間一二次水災今或一二年三四年  
水災頻仍其故何也答曰錢氏有國亡宋南渡  
全藉蘇湖常秀數郡所產以爲國計常時盡心  
經理高田低田各有制水之法其間水利當興  
水害當除合役軍民不問繁難合用錢糧不吝  
浩大必然爲之又使名卿重臣專董其事豪富  
上戶讒言不能亂其耳珍貨不能動其心又復

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田連阡陌位位相接悉爲膏腴之產以故二三十年之間水災罕見國朝四海一統又居位者未知風土所宜視浙西水利與諸處無異任地之高下任時之水旱所以一二年間水旱頻仍也議者曰蘇州地勢低下與江水平故曰平江故稱澤國其地不可作田今欲圍築亦逆土之性耳答曰晉宋以降倉廩所積悉仰給于浙西之水田故曰蘇湖熟天下足若謂地勢低下不可作田此誠無稽之論何以言也浙西之地低于天下而蘇湖又低于浙西澱山湖又低于蘇湖彼中富戶數千家每歲種植芡蘆編釘椿篠圍築埂岸豈非逆土之性何謂今日盡成膏腴之田此明效大驗不可掩也旣是澱山最低之處尚可經理爲田却說已成之田不可作田何其愚也議者曰水旱天時非人力所可勝自來討究浙西治水

之法終無寸成答曰浙西水利明白易曉何謂  
無成大抵治之之法有三濬河港必深闊築圍  
岸必高厚置閘竇必多廣設遇水旱就三者而  
乘除之自然不能爲害倘人力不盡而一切歸  
數于天寧有豐年耶東坡亦言浙西水旱乃人  
事不修之積正此謂也昔范文正親開海浦議  
者沮之公力排浮議疏濬積潦數年大稔民受  
其賜載之方冊昭然可攷謂之無成可乎議者  
曰河渠圍岸閘竇三者俱備則水旱可無民食  
可足誠爲久遠之計朝廷何謂而廢之答曰范  
文正公宋之名臣盡心于水利嘗謂修圍浚河  
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三者備矣水旱豈  
足憂哉國家收附江南三十餘年浙西河港圍  
岸閘竇無官整治遂致廢壞一遇水旱小則小  
害大則大害是以年年有荒蕪不可種之田深  
可痛惜今朝廷廢而不治者蓋募夫供役取辦

于富戶部夫督役責成于有司二者皆非其所樂所以猾吏豪民搆扇必欲沮壞而後已朝廷未見日後之利但厭目前之擾是以成事則難壞事則易東坡亦云官吏憚其經營百姓畏其出力所以累行而終輟不能成久遠之計也議者曰行都水監既是有益衙門何衆口一詞皆謂無益而明議罷之答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事之利害久而始明彼小民無知但見工天下之大材尚各建策設官置卒專力經營必有所見若有司兼管何往而不敗事

○潘應武言決放湖水

浙西地勢極低米糧豐厚自福山而下有一二百八十餘里沙岡深以限滄溟岡身之間有港浦一百五十餘處太湖三萬六千頃受納三州之水溢流而下一路徑下吳淞江二百六十餘里抵海一路自急水港五十里下澱山湖繇港浦

而入海古人開港浦漚涇瀝之類無非爲去水  
計使民居無昏墊而土可耕種居民常常修圍  
築塍官府常常修浚水路澇則車水出田旱則  
車水入田公私之利豈不溥哉若公私之力少  
有不及則民居蕩析而厚利以失錢王時置撩  
淺軍四部七八千人專爲事導河築堤宋初廢  
弛故常有水患至仁宗朝范文正公親歷海濱  
開浚五浦費錢米一十八萬餘貫石自後置豐  
田水利使者專管湖塘河渠趙運使任內用錢  
米四十餘萬至理宗朝創立魏江江灣福山水  
軍數千人專修江河湖塘僅免水患歸附後軍  
散營廢河港湮塞其澱山湖中有山寺宋時在  
水中心東有出水港曰斜瀝口曰叉港口曰小  
曹港曰大瀝口曰小瀝口各闊十餘丈通潮水  
往來潮退則引湖水下大曹大盈等浦入青龍  
蟠龍江而出海古人謂之尾閭門宋法禁人占

湖爲田爲泄水路故也歸附後權勢占據爲田  
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漚悉皆淺狹潮水湖水  
不相往來攔住去水東南風水回太湖則長興  
宜興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泛濫西北風水下澱  
山湖泖則崑山常熟吳江松江等處泛濫皆因  
下流不決積水往來爲害去夏一水澱山湖太  
湖四畔良田至今不可耕種今年可種者皆是  
以人力與天時爭勝負農家日夜踏車車水出  
田子女生趼田外河水高于田內數尺近有稻  
禾將熟又爲暴風驟雨激破圍塍全圍滄沒子  
女號天慟地老農洒泪交頤今秋雖熟卽日菜  
麥無土可種或遇風雨來歲又是荒歉建言屢  
矣未見施行一日過一日一年復一年積久不  
決圍塍坍塌再遇淫雨悉爲魚池民居蕩析公  
私坐失厚利彼時修治用費旣廣民方困乏悔  
亦無及愚昨隨營田司官親曾相視水勢與高

年老農知識地理人講究得澱山湖東大小曹港斜瀝等處固是泄水尾閘今爲權勢占據卒難復舊澱山湖北有道褐浦石浦千墩浦小瀝口四處取江波近水勢順便今若先于此四處開浚決放水路以救百姓以保公私實爲居安慮危經理根本之計候水減退然後次第開濬諸處河港此卽古人所謂下流旣通上流可導也

○潘應武再言水利便宜

東坡先生曰三江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流吳淞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濁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水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此數句包盡浙西水路下一箇駛字斷盡浙西水性今日浙西水自丙子年歸附時招民官慮恐哨船入境擄掠鄉村各自釘塞地分河港吳江長橋係三州六縣太湖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泉水之咽喉長橋南塊古來水到龍王廟側後  
被築塞五十餘丈沿塘三十六座橋道實鄉村  
河港衆流之脉絡多被釘斷日久歲深浮穢壅  
塞亦有橋道被築實壩水不通流所以不能滌  
去淤塞以致澱山湖東小曹港口大瀝口汊港  
口等處潮沙日壅積成數十里之廣三五尺之  
厚被權要占據爲田湖水潮水不相往來如人  
之便溺不通水滿胸腹淫雨再作舊病復至四  
年兩潦朝廷虧失糧米數百萬石浙西百姓離  
散大半今日得蒙叅政相公敷奏決放湖水入  
海父老聞風鼓舞已有更生之望續見諸人陳  
言俱非抹弊良策切恐有誤國聽徒費錢糧工  
役除已再赴省府陳言外今逐一條具事目于  
後

計開

一道揭浦石浦千墩浦屬崑山縣界小瀝口

屬華亭縣界澱山湖非一帶自廟兒頭港  
趙屯浦一百餘里共有港浦一十三條並  
皆淤塞淺狹不通應武昨來與營田司劉  
副使登澱山寺鐘樓上遠望相視惟有道  
言則謁浦石浦最低此二處取江頗近水勢順  
便此卽隨其所趨也叩問當地耆老俱曰  
十年前潮水往來近年湮塞淺狹不通此  
四處若不及早修濬淫雨再作舊病復至

一沿塘三十六座橋道俱屬吳江縣又葑門  
外至吳江七里橋屬長洲縣多有上下塘  
橋道壩塞不通數內第四橋一條水路來  
自湖州大錢港又名南江衝出下塘湖泊  
間下笠澤湖汾湖白蚬江下急水港直至  
澱山湖自來此水甚險歸附後因被占湖  
蕩爲荷蕩造橋築隄水路淺狹不甚通徹  
宜委官相視各各仍復通放

一舊時長橋南塊水口至龍王廟側歸附後  
被壩塞五十餘丈見蓋房屋與軍戶居住  
以致太湖水口狹小淫雨一至水不通徹  
多致泛濫衝損塘岸行路不時差夫修治  
深爲不便近日開濬處乃係歸附後添創  
長橋三高亭前卽非舊來泄水故道徒費  
工程今來宜委官往地所指定龍王廟基  
省會軍戶移入營內候七八月日長水涸  
興工搬取泥土就便壩壘沿塘道路高窄  
此亦兩便中間畱一實塊仍舊造橋相接  
一吳江長橋實三州六縣衆水之咽喉沿塘  
三十座橋道實鄉村河港衆流之脉絡宋  
立水軍三四千人吳江知縣職銜帶提督  
湖塘河渠縣尉職帶巡視湖塘河渠設官  
田米三千餘石名修橋米歸附時又曰修  
濬縣河米應有橋道坍塌壞水路堙塞本縣

自行支用隨卽修治自此浙西三十年來  
竝無水害及范文正公治水議乞勅下諸  
路行勸課之法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  
諸路轉運使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  
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今日叅政爲  
浙西生靈敷陳決放湖水入海此三百年  
一遇深恐去後仍舊廢弛沿塘衆水咽喉  
橋道河渠失于修濬如蒙以官田撥付吳  
江縣管隸選委經任好人充吳江縣尹職  
銜帶提領湖塘河岸常切巡視前項沿塘  
一帶橋道河渠并道謁浦等河應有圯壞  
堙塞隨卽修濬通徹如此則自然永無水  
害實爲公私無窮之利

國朝

○張汝弼松江水利議

松江澤國水利爲重而水道之要者則吳淞江

與黃浦吳淞江在宋范文正蘇文忠兩公言之甚悉然惟患墊溺而詳疏導不慮旱暵議及節宣非慮不及緣當時黃浦止聞有墊溺而無旱暵自永樂四年夏忠靖開黃浦其利甚大去年水潦較之永樂三年尚少三四尺然永樂三年以連雨十日大潦今年連雨月餘而潦何昔之水反多今之水反少耶蓋昔以黃浦未開洩水之道隘今以黃浦既通而洩水之道徑耳使無黃浦月餘之雨當何如耶此黃浦之大利不在吳淞江下矣然水勢急于此則緩于彼黃浦潮勢奔激衝嚙兩岸洩水益徑則淞江潮勢平緩停注淤泥洩水益隘故黃浦之闊漸倍于舊吳淞江狹處僅若溝渠矣况淞江限于低鄉之東北洩水隘則低鄉益潦黃浦界于高鄉之西北洩水徑則高鄉益旱兩鄉異宜罕遇全熟或一歲旱潦俱見災歎實難爲辭惟在乎因其地勢

之高下疏導節蓄以應之當于出浦河口內被潮衝激之所運石置閘遇農月水少以時啓閉閉則高鄉潮到積水不洩而少旱矣開則收藏閘板無阻行舟并禁倚閘漁斲則此節蓄可利高鄉再于江中甚隘處則疏而芟去蒲葦則水勢姑不繇蒲葦梗咽漸淤塞則故道不廢洩水如駛而少濼矣其泥沙湧漲隨掘隨壅非大興作不可此疏導以利低鄉也然低鄉田圩不修水亦不能自避高鄉河渠不濬水亦不能逆上故有司每歲修濬但一法百弊徒勞少功而弊起于初時報數則曰某河若干某河若干及興工止濬一河或十數里五七里泥深四五鋪或止挑一鋪二鋪或推其高積填于深窪其功將畢卽時星散堰水之壩仍畱在河有司臨視或指一河爲二河或指某河爲某河新水旣漫孰測其淺孰見其壩址名曰濬河河不加深徒增

諸壩以阻水卽鄉人所謂竹節壩者是也況點夫雖多得賂卽放實下手者無幾若田圩則高山水上可望而知水患常不測而至民亦不敢因循故其弊頗少此特有司之未知知而防之直易易耳雖然地方廣遠必得專官提督若委官暫至不能時巡不熟地所多爲所昧且疏導江流苟非專官豈能時巡故宋置農田水利使元置都水庸田使都水監等官亦不得已也舉事易得人難慎擇其人則利無不興弊無不革矣

○史鑑吳江水利議

吳江之地土疏水緩左江右湖故水之爲患也特甚太湖東南巨浸卽禹貢之震澤也其西北納荆溪宜歛蕪湖宜興溧陽溧水數郡之水西南合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瀦于湖汪洋浩瀚不可涯涘而松江承其

下流

松江吳江古名也

卽禹貢所書三江旣入之一也

逶迤曲折洄流湫逆行百餘里始入于海而吳江據江湖之會屹然中流每遇霖雨積旬潦水漲溢渺然無際或風濤大作吞嚙衝激其害又甚于雨東風則江水西侵西風則湖水東沉俄頃數尺人力莫施故瀕江之人謂之賊水者此也議者徒欲開一渠濬一涇置一鋪以爲治水之方是皆徇偏一之見而無救患之益也何則

吳江水多田少溪渠與江湖相連水皆周流無不通者特有夫與小急與緩之異爾假令南置一鋪而北流者自若東開一渠而西溢者如故固不當與諸縣治法同也切以爲今日措置之方其要有四一曰築堤吳江之田盡居江湖濱支流旁出皆蕩漾不可以名計苟不致力于隄防以禦捍之則未見其可也

本朝永樂中治水東南尚書夏忠靖公劄于前通政



使趙君繼任于後無不注意于隄防皆妙選官屬分任諸縣而二公則周爰相度而考課焉其法常于春初編集民夫每圩先築樣墩一爲式高廣各若干尺然後築隄如之其取土皆于附近之田又必督民以杵堅築務令牢固隄旣訖工令民甯泥填灌取土之田必使充滿復于隄之內外增廣其基名爲抵水蓋隄旣高峻無基以培之則歲久必頽矣又課民于抵水之上許

其種藍而不許種豆蓋種藍必增土久而日高種豆則土隨根去久而日低矣此雖爲繁碎難行然亦可使民繇之而不知也厥後二公去任二三十年間豈無水患而不至于大害者良繇隄防猶存之力也然人亡法廢隄日就傾水患復作正統間尚書周文襄公講求二公之法而損益之繇是水患漸平民安其業近年以來法度廢弛上恬下嬉民無所恃每年府雖下縣縣

雖下鄉率皆以僞應之所任糧長者老之屬不  
過頭會箕斂以賂奸吏爲虛文其于隄防略不  
加省壞者十七八欲求水之無害者難矣且自  
戊子而至丁卯其間稔者纔二而旱者一水者  
七固繇天災流行然亦隄防地壞水不能禦旱  
不能蓄有以致之自

國初以來水之爲害未有甚于今日也今生民之  
困已極苟不加意而拯拯之其不轉死于溝壑

迨無幾也今爲之計莫若上按三公已行之成  
規嚴爲之制于來春課民興作官屬躬親臨視  
務臻實效毋令吏胥得售其奸則隄防有成民  
免其害矣所可慮者但此承積荒之後多苦無  
食當令取勘貧者驗口每日給糧就准作賑濟  
之數至秋還官則民皆樂趨而無逃避之患斯  
亦講求荒政之一端也二曰審分洩吳江之地  
當太湖東南其在南者分衆流以入湖吳淞港

宋家港朱家港蠡思港直瀆港黃沙港韭溪是也居其東者引湖水以入江花涇港七里橋柳胥港虹橋長橋三江橋三山橋定海橋萬頃橋仙槎橋甘泉橋白龍橋是也又自縣治至平望四十里間亦係分洩湖水之所今爲石塘雖便往來前輩嘗言有害水道故鑿道以通水流近年傾圮俗吏鄙夫不知大計輒堙而築之又湖水多渾易爲停積沿湖之人多種芟蘆歲久成

田咸登糧額遂致水道日微又花涇港長橋正當太湖東流入江要道至爲深闊而花涇港居民慮爲盜賊所侵苟利于已輒資緣巡捕官爲之築堰長橋又爲豪家堙塞規爲田宅水遂不通爲患極大今則入湖者汎濫而南流矣入江者洄流而西浸矣日滋月長其害將見甚于今日伏惟深爲利民至計不惜小費不求近效不惑浮言一切疏濬仍爲之防不許踵襲前跡則

水有所歸而無汎濫之患矣三日務車救夫水之汎濫者旣築隄以障之矣水之壅遏者又疏渠以導之矣而水之停積者若不竭力以車戽則何從而減之乎然民之貧乏者或無力而弗供豪獷者又恃頑而不服以致互相推調坐視陸沉在乎上之人爲之激勸而安集之爾往年水患初作上自長貳下至簿尉無不躬親看視奔走道路未嘗寧居故諺有救水如救火之言當急不當緩也頑者治之貧者寬之繇是人知警勸而法在必行自近年設立水利官後一切委之然地旣廣遠卒未能周居東則西不知在南則北罔卹欲求其無誤難矣夫軍國之需在賦稅賦稅之供在土田土田之出在豐歉豈可忽而不務者乎伏望著爲令典今後水潦凡任牧民之任者悉令分投巡視督民而力救之務在水平而後返不可專委水利一官以誤大計

如此則水患可禦而民有粒食之惠矣四曰專  
委任夫事功之成繇委任委任之方貴專壹伏  
覩永樂年間凡興建水利庶事皆責成糧長而  
官自節度之蓋糧長之任職在農功賦稅而已  
用心必專自近年以來添設塘長又立耆老復  
革去塘長而立圖長又有屬官義官之委糧長  
耆老之總紛紛多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民無  
定志莫知所從且屬官望淺位卑民不知畏義  
官總糧總耆又皆貪猾之人招權納賂靡所不  
爲是皆無益于民適足以爲聚斂之端張其兼  
併之勢又況保選耆老圖長皆繇糧長則其人  
可知矣倚法爲姦病民尤甚望將所設諸色盡  
行革去專令糧長圩長管之糧長管其都圩長  
管其圩縣之佐貳咸令分管地方往來巡視而  
正官總攬其綱考其殿最如此法歸于一而民  
免侵漁之患矣

○張衍水利款議

東南水利撮其大要共十三則倘能按款施行可垂下世之利謹序列如左

計開

一蘇湖之水爲上流之下者嘉興松江之水爲下流之下者宜所先常州鎮江之水爲上流之上者常熟平湖亦似之宜所後其松江爲衆流之就下踰口又爲吳淞江之入海施功所當先者

一在元嘗有水監之官專理其事每年開挑各置水閘作大舟橫鐵帚隨風流行掃蕩沙漲此最良法其置閘每處一座以愚計之水閘之處當置水洞于兩旁置閘于中此亦前人經理有迹可見者也其吳淞江撩淺夫必用蘇州嘉興等衛所防海軍士及囚役之徒常時看守有淺則挑

一吳淞黃浦之入者皆大江之尾其水和淡鹹潮小入無害田稼故河在東北者宜濬若邊南海則外灘低而鹹潮易入內地高而淡水不去故在南者不宜濬也

一秀州塘抵松江城西受湖泖之水今已淤淺其岸爲官塘凡旱歲舟必涉淺不若自今冬取其塘中之土而爲堤岸一年一濬誠爲至要今乃仍取土于岸泥益深岸益孤而塘之淺自如也然疏鑿其塘宜多列水洞以通西來之水如旱潦皆可閉之蓋自楓涇至松江府不過泖橋滕港斜塘石湖塘跨塘通流若不置水洞則水之來處甚大去處甚少不能去之速也

一凡小河曲港每年九月半爲始皆令有田之家自行開濬如有豪戶阻占者令其一年一開其官河中川如畎澮者令附近人

戶二年一開其大川責令有司申請鄰縣  
協開五年爲率所開之泥停積兩岸者不  
許大戶取築房基止許小民挑修阡陌  
一水利之職督于糧老糧老督于圩甲其農  
每區每圩修之務必堅厚則自久遠其  
土取之荒蕩不必取之田中其夫用之本  
圩不必取之他所自九月半起工至正月  
初畢工庶幾不廢農事其修圩之際凡官  
塘處所盡爲修築腹內地方全不經心不  
知官塘水易車岸腹內田仍滄沒此糧里  
圩甲之罪也爲今之制必曰今日之不修  
他日之滄沒其稅糧差役何從而辦如是  
人孰不懼而爲之也其有不修者毋問官  
勢土豪呈之于官治之以罪

一芟蘆宜于湖蕩之濱每年種之可以當白  
浪之衝岸又使小民之得魚今凡小河曲



港多被大戶占種覓利一遇水旱則阻河道大戶田在河口者車戽得所則民田在中心者勺水無求此芟蘆之利與害也不可不分別行禁

一松江東鄉地高每年慮早春雨方行作壩儲水一遇天旱田地俱荒莫若着令有田之家十畝開池一畝百畝開池十畝既能救旱亦可蓄魚

一松江東鄉懼旱宜閘水以種田西鄉懼潦宜作堰以截水然堰之外固沮外潦不能入堰之內其水何從而出蓋截水必在于水未長大之先當下椿作堰止畱一河通舟既可禦水又能禦盜泥土易取椿木易辦若臨時則費力多而成功少矣

一湖泖之傍多有水滄田土旱則止見舊岸水則全爲巨浸人戶逃絕每歲里甲賠糧

此當奏

聞請蠲其稅其勢豪傍湖積茭成田者當痛禁止蓋  
成田者多則蓄水者少潢潦之際何以容

受

一出水之口名曰水洞開閘多置木柵上則  
通行下則滯水合于府縣將官錢預收磚  
石積于附近專人督管觀其水通之處盡  
爲水洞或磚或石圍砌爲之不宜深厚旱  
則流通水則泄閉不可以木爲之不久則  
朽又不能無盜之者

一塘岸種樹上可以垂行人之蔭下可以堅  
塘岸之脚必于農隙之時命水利耆老取

水楊之枝用附近之夫每一丈而種一枝  
蓋水楊多鬚盤根則能護岸其餘不可用  
也附近田家舖舍朝暮視之如有損盜者  
治之以罪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一水利之興不能不費財用莫若令河泊所  
并新漲沙塗新開蕩田或官倉借米之息  
三者之中取而用之庶功可成而績可久  
矣

○楊循吉濬白茆議

三吳之田大抵多卑濕自京口至錢塘皆東面  
海而西環山焉中間南北徑七百里盡肥饒之  
土實以水利故也水利者太湖滙西來羣壑之  
水儲而爲漑者也百年以來法廢而不講所謂  
水利者今爲水害矣何謂水利太湖之水善用  
之則爲利不善用之則爲害也不善用之害則  
今年大潦禾盡沒民至餓死賣子女拆廬舍而  
不得食者是也害至是弗可再皆郡中所目見  
有去害之道而容不講乎所謂致害者可一言  
而盡也不開白茆港害也害何在害田害人害  
人之鬻兒女爲奴婢害無罪之人求墜而死害

平日之良民爲盜賊害廬舍爲燬薪今年害官糧不得入廩將數十萬是致害者雖百年而不可盡也然則人甘于害者何故曰有利利又安在利在白茆之人嗚呼爲潦也而捐數十萬糧卽又潦將又捐之乎此非長策明矣蘇松嘉湖皆仰命于一太湖之水今悉毒其害而已利獨一方之人有議開白茆者必畏害其一方之人而止嗟乎一方與四郡之人孰爲多乎哉然則若爲而可任怨禁強移一潦免數之糧借餓死流移十萬之役大作而徐爲之引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不使盤結于七百里之內爲人大害則大禹疏導之初心得矣

○姚文灝水性辯議

舊見毘陵志序沿江諸港皆自外而內自下而上倒置源流不識水道江陰舊志亦然夫三吳水道皆西出于山瀦于澤東北注于江海何乃

類云自大江而入南經某處某處耶以諸港皆出于江而流入于漕渠悖亦甚矣且蔡涇黃田二港相距九里各自入江昔人于其間鑿渠以通舟楫遂以九里名河舊志之記黃田乃舍其東南之源而假以西南之派且并吞九里又以上下各二閘若本爲一港者彼豈知三水各有派而二閘本不相沿乎最後得曹憲之說云江陰當運河下流其水自常州經申港利港以入于江又云丹陽練湖白鶴溪諸水西自武進而來入于江陰其南太湖梁溪皆溢于運河自五瀉堰奔衝而申利夏港以出于江可謂深明水道者矣

○姚文灝九里河議

東南諸河惟此易壅推原其故有三一曰黃田潮來自東而西蔡涇潮來自西而東交衝互激會趨斜涇湧滾泥沙積聚腰腹一日濬起浮土

堆積兩厓風雨淋洗漸復入河且河形曲隘厓勢高陡疏鑿既深黃沙壁立復水之後遇沒輒崩少剝一隅便壅數丈一日中吳地勢沿江有山爲之包近山土壤迤邐隆起山脉引帶生氣流通日漸增長如古之所謂息壤坐此三故人

不之察以致此河堙廢今欲開挑各一二丈惟有才良吏爲政久而得民深徐依原議以漸爲之而又相度形便攻鑿河口別出蔡涇之南拒却蔡涇潮流不使東行以相衝鬪則百數十年流通可必而江陰之民亦或少息肩矣

○楊子器常熟縣水利議

疏濬陂塘泖瀝

今按常熟北枕大江諸湖交貫其中實水澤也  
有陂塘以蓄灌溉有泖瀝以泄泛漲故無旱乾  
水溢而得常熟之名然潮沙易積浦溆多壅每  
賴疏濬濬濬導之功錢氏有國之時創開江營置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三六二  
都水使者以主水事募卒爲都號曰撩淺宋朝  
置卒千人爲兩指揮第一在常熟第二在崑山  
專職修濬自郡民朱勔進花石奪營卒以往于  
是開江營遂空而疏濬之事廢矣今不可不講

### 開決塘浦

今按縣治低田甚多水聚不能以時入海故設  
塘者防水不得入民田浦者導水以入江海本  
治塘有三十四處浦有四十二處塘岸之高率  
一二丈浦之闊大三五十丈要使浦高于江江  
高于海水行高處而吳中可無水患矣

### 東平上泆水匱

縣治有高阜之地必設爲上泆水匱關閉其水  
以自灌溉則水有所儲積不得反流而趨內是  
爲措置高亢之地

### 不設善計度

宋時封疆萬里觀聽不接委任不專五堰旣壞

江東數郡之水皆入太湖則源不節下焉塘浦  
不治則耕種之勤者攘斥其地以爲己私于是  
蕩無隄障一雨卽成久浸蘇公軾王公覲屢請  
開濬朝廷疑而不行邾亶力請于朝嘗起六郡  
三十四縣之人以修塘浦吏民誼訴而擊墮幘  
頭卒鳴鑿散衆而止政和中差趙霖措置通役  
六十四萬餘工宣和再措置支見錢四十一萬  
貫有畸卒又勾收人吏送獄勘磨而止其討度  
之善者惟范文正公來守吳郡奏開許浦茜涇  
黃泗浦福山港爲有功至今講水利者可遵可  
行

一曰順天時從民願

順天時者必于歲晚務閒之際方春東作未興  
之先是也從民願者卽今水利壅塞良田變爲  
巨浸民心嗟怨以致上天降災水旱相繼地道  
不寧山崩水溢若與開通水利則固民之大願



也或遇年穀不登欲興此役必須設法口食以給所需庶有成效

### 固隄防

縣治田雖膏腴或處低窪或傍湖蕩隄防不固一遇天雨遂成巨浸近年增設水利縣丞一員專董其事每以農隙之時修築圩岸務要高闊堅固旱則可以積水潦則可以戽救此水利中之急務誠不可緩也已

### 白茆港利益

吳淞江淤塞而太湖之水非下一遇淫雨遂成巨浸元末張士誠據有蘇州閱故牘得周文英之議開塹白茆港長亘九十餘里東抵海口寬廣直徑水去如瀉吾邑受利爲多

### 國朝永樂間大水

命尚書夏原吉來治賴此港疏通積潦至成化以來泥沙日漸壅塞中流如溝港口海沙適漲橫截

潮沙出入阻滯水患自是不息

朝廷于府縣添設通判縣丞專治水利又有按察  
僉事總爲提督建言欲濬此港者不下十數皆  
曰氣運使然置而不理弘治四年以來連遭大  
水

朝廷遣工部侍郎徐貫主事祝萃來治廣詢衆議  
始獲一濬腹心雖寬而口沙尚鯁勞而無益今  
又革去僉事易以部臣領

勅來治必有大設施以甦宿患也吾民何其幸哉

○沈啓導河夫銀議

導河之役始于吳越錢氏之撩淺卒繼以宋之  
節置開江兵迨至

熙朝額定派徵若銀而本縣歲徵里甲以備濬淪修  
築之需惟嘉靖十六年均一田糧時無水患盡  
釐革之至二十六年議復派徵如其前三十六  
年郡改爲驛遞修船之費餘待水利之用焉豈

不悞哉

○王同祖治水議

治水之要其說有三一曰開決三江故道以泄震澤之水二曰濬治諸浦以泄江湖之水三曰疏導涇港以泄田中之水何謂開決三江故道太湖東入淞江出吳江長橋長橋之水未嘗不通而所以爲東吳害者則在下流入海之處淤故積水溢而爲沴耳若復決去長橋使湖流浩

至而入海之處又復不疾則長洲崑山常熟三縣之地將爲深淵此長橋不可盡決利害甚明也東江舊跡在大泖西北爲爛路港澱湖西有急水港白蜆江皆東江之西段也澱湖之東有出水港斜瀝口汊港口小漕港大瀝口小瀝口通潮水往來潮退則引湖水下大漕大盈等浦入青龍蟠龍江而出海皆東江之東段也今諸港皆淺狹壅遏不通潮汐而東江入海之處遂

塞東南風水回太湖則湖州諸縣皆泛溢西北  
風太湖水下澱山泖湖則崑山常熟吳江華亭  
等處泛溢是皆東江不通之害也今之言東江  
所以塞而不通者大率歸咎于黃浦奪權海塘  
障遏而不知江之通塞亦自有時黃浦海塘未  
必能爲東江害也或以爲東江旣塞而澱湖之  
水繇千墩等浦北入于淞江殊不知澱湖之水  
自屬東江其北入于吳淞江者但支流耳遂以  
爲可泄澱湖之水者非也苟能尋東江之舊而  
疏治之使澱湖所受之水皆得達于東南以入  
海則松江可通而數百年之害可去萬世之利  
可興矣何謂濬治諸浦吳郡之地北枕楊子江  
東通大海西控太湖南襟三江水之發源則自  
太湖東注三江以入海又其支流北達楊子江  
以入海故古人于東北沿江海之所濬三十六  
浦以分三江之勢使同歸于海其常熟之浦二

十有四崑山之浦十有二今三十六浦之中入海者惟茜涇七鴉白茆楊林爲最大入楊子江者惟福山許浦爲最大吳淞江之南有大浦三十六條東自北平破江艾祁顧會養蠶大盈南澥梁紇石曰分桑趙屯內勳石浦道褐蕭市金竈千墩注浦張潭棠梨同丘諸天張浦帆歸舟直甫里渡頭東齊剝力界浦浮高順德大姚破墩盞頭吳淞之北有大浦三十二條東自顧會安亭徐公北澥瓦浦三林顧幕金城木瓜夏駕翫浦廣浦社城新洋江馬仁小虞大虞尤涇梁里華翔心瀆樂浦薛莊黃瀆真義界浦下里戴墟上顧青丘奉里任浦其在江之南者則西受陳湖等水南受澱山湖諸水以入吳淞江而達于海其在江之北者則西受陽城湖諸水橫截至和塘以入吳淞江而達于海自新洋夏駕以東則反納吳淞江之水以東北趨于劉家港而

入海吳淞江迤東入海之口其南有浜浦一十  
九條皆通上海華亭縣界其北有浜浦二十二  
條皆北通嘉定縣界皆近海潮汐往來易于漲  
塞廣者日狹深者日淺惟千墩一浦南通澱山  
湖最爲關要浦極深闊與夏駕新洋南北相望  
水勢相入屢經開濬皆爲民利今宜沿江相度  
各浦之通塞使湖之水必趨于江而江之水得  
入于海則郡中東南之水定矣何謂疏導涇港  
蓋圩田四圍皆涇港環繞或傍江湖或傍浦塘  
曰涇港者論其槩也涇港之設有公有私今則  
竝通舟楫分利水道旱則引其水以溉田潦則  
決田之水以入涇港泄諸江湖浦塘使歸于海  
其利于農田最爲切要故凡緊要圍田水道通  
行開濬使稍深闊卽取其所開之土以修岸塍  
如是則田間之積水可引入涇港涇港通流可  
散灌于浦塘浦塘決水可疾趨于江海大小相

資首尾相貫又何水之足患乎

○王同祖水利工計議

工役計費二事常相須計費足則公役舉故今之言治農田水利者莫急于量財蓋公役之舉歲歲興修則繁而難行數歲不治則廢而難葺故必相其工之大小而爲之制開江濬浦以十年爲率疏決涇港築圩治堰歲歲修補或間歲一葺則工役不繁而民不以爲勞矣計費之出必量其費之多寡而爲之制若開江濬浦疏通涇瀆之大者則官爲之區畫其築圩修堰及疏決涇港之小者則取諸食利佃作之家如此則不煩于公而不傷于民矣

○徐獻忠山鄉水利議

屢見各縣山鄉旱災不收大受饑困山鄉平田旣少一遇旱暵泉流枯涸計無所資坐以待斃有司者徒見下鄉平田頗有潤色不肯特爲

奏免糧稅予按視其地皆坐不知水利之故昔時  
梁寅有鑿池溉田之議其略云畎畝之間若十  
畝而廢一畝以爲池則九畝可以無災患百畝  
而廢十畝以爲池則九十畝可以無災患予嘗  
至上虞之下溉湖觀之方知梁子之議可行而  
永久利民矣有志經國者當相視一鄉之中擇  
其最高仰者割爲陂湖先均其稅額于衆利之  
民次營別業以補失田之戶大展陂岸使廣而  
多受雖亢旱之年不至耗涸從高瀉下均資廣  
及沾潤一番可以經月雖有凶災不能及矣況  
陂湖之利魚鰕雜產菱葦叢生貧者資以養生  
富者因而便利大雨一注衆流復積前者旣瀉  
後者復蓄山鄉水利無愈此者故叔孫之芍陂  
汝南之鴻却陂古人成績可以引見自非爲民  
父母者力主其事愚民誰肯割其成業者乎至  
于下鄉之田亦有高亢不通資灌者莫若照依



北方掘鑿大井上置轆轤汲引之利亦足自辦  
民可樂成不可謀始出力任事雖存乎人必須  
奏畱久任方可成功此又監司者之責也

○徐獻忠復設勸農府縣佐議

按成化九年添設蘇松常嘉湖五府勸農通判  
所屬縣縣丞各一員近復革去今世冗官理應  
裁省者甚衆惟蘇松湖三府勸農官獨不可少  
所謂勸者專督水利以興農功者也蘇松在震

澤下流淤澱日甚加以海潮漲沙日積故吳淞

江已爲平陸今之爲郡邑者誰復以水利爲念

哉而歲額日重加派不息今之蘇松視昔之蘇

松何如也吳興居于上流其入太湖之水旣爲

吳江所遏塞則其南向之流所係亦甚重而圈

爲菱藕之蕩塞爲桑麻之區日已加多苟無專

官治之其誰已哉若徒以區區冗官之議槩例

之更後五十年浦溲漲塞高下俱病非費數百

萬不足以議其成功也

○徐獻忠吳淞江議

考吳淞江所以湮塞之故蓋海水有潮汐之害必太湖東下之流迅急方可敵住渾潮潮退則因上流蕩滌淤沙不致停住今吳江長橋旣多湮塞則水流不疾而潮沙停滯日復一日遂致漲塞如此夏忠靖公親履其地遂將吳淞上流引入婁江而以黃浦改入范家浜誠爲達權通

變之機至今黃浦通利雖吳淞東半截竟湮而

夏駕以入安亭江以達于婁江至今猶通自後

卽照此疏導自然太湖之水可泄以免湖州宜

興之患矣若不探其本末利害必欲開通吳淞

使與黃浦會而入海則不惟工力煩難將併黃

浦湮塞則東南之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愚嘗以

吳淞與黃浦如人兩足吳淞之塞已廢其一而

黃浦尚堪達海如人雖跛一足猶可踉蹌而行

也或曰開通吳淞工力雖大何至旣通而併黃  
浦塞之此必有說予曰黃浦與吳淞其勢相敵  
此盛則彼衰者也往時吳淞通利黃浦之勢甚  
小及吳淞旣塞而其勢始大今則與錢塘江之  
迅急相上下矣若開通吳淞則其流直出黃浦  
曲轉之勢不容不緩況吳江長橋及寶帶橋之  
流入于吳淞甚逕而入黃浦甚紆遠若欲挽回  
其勢非百千鉅萬之錢穀不可辦況今松江二  
縣之稅黃浦所利者居其八九吳淞湮塞之患  
止居其一二與其救一二之害而廢八九之利  
此不待智者可辨矣

沈啓曰按吳淞江引太湖入海卽禹貢三  
江之一也始于湖終于海凡二百六十里

昔人以吳江爲首後議者以入  
海爲首改吳江爲尾則倍矣

今入海處

界上海嘉定間有吳淞所爲徵水猶通流  
但勢微于首尾遙遙其間湮塞非一爲田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為村為鎮各以地名呼代易人更遂忘為  
吳淞故道議者以為吳淞全失豈其然乎

況支流孽派分洩未泯

若小龍江新洋江  
大直港之類是也

惟不能全受太湖之水耳徐獻忠謂夏公

引上流入婁江顏郎中如環嘗辨其非素

通各注不必為引也又謂黃浦通利勢足

代淞似矣夫水勢自西南而東北者古也

數年來水勢日徙而南蓋以黃浦在南日

決而大吳淞在北日墊而微此去水之緩

急因之而遷徙固有繇耳然黃浦遠而吳

淞近也黃浦之利盡歸華上而蘇州之利

宜不能不求其下流于崑常嘉太之河浦

云且四縣諸河各居其縣之下流疏常熟

者不關於崑山疏崑太嘉者各亦然惟吳

江與長吳在上游靡不涉焉

張棟曰夏忠靖通變達權所謂急則治其

吳中水利全書 卷三  
標也若獻忠之議則泥而迂矣悖古違時  
起蘇松異同之見吳淞不開東南水患將  
成痼疾害不獨在蘇耳試合衆議衡其是  
非獻忠亦無所置喙矣悲夫

○鄧韞常熟縣水利議

常熟固吳水之壑也昔之人于其境縱之以爲  
浦橫之以爲涇爲浜大小貫輸其布而杼織得  
古溝洫之遺意甚矣功之施于世者遠也今其  
迹具在而浦獨常廢而弗治茲非潮沙之爲害  
乎潮沙之日至人狎視之久則不可以有爲矣  
至其不可爲治而委之曰此非人事之不至乃  
氣數之必至非也考之前代有挑江之營卒有  
浦口之置閘有圍田之厲禁有濬川之舟楫有  
水課之殿最所以爲浦謀者悉矣今當浦之涇  
也則起大役以治之役已則爲牘以奏績于  
朝以爲自今水可以無暴不復爲之後計非誤乎

挑江有卒則疏導之工不闕港口置閘則啓閉以時而渾潮不入圍田有禁則水道廣而無障濬川有器則沙土不得以滯畱水課有殿則官知自力而不敢以苟簡凡從事于水役者其能外此以爲策非也常熟之水視三江爲小異以其力易而工速也試操是說以見之于行事視諸水至而爲之治治已而無善後之圖若有間乎哉而韋也何足以知之

○沈啓決濬下流議

按新漲阻塞水利講求修濬者自古以迄今則其爲害也無疑矣然利害所關不在上流必在下流而古今又不相沿如宋單鍰謂增吳江一邑之賦不知幾百倍也所謂三州者指湖常秀而言稽之常州之水在宋入太湖在今已堰入大江歲久法廢不知堰尚至今存乎否也秀州卽嘉興在縣東南其入界之水僅絲瀾溪汾湖

以出三泖與太湖渺不相涉所關者惟湖州一郡在縣上游與本縣四五至十五等都壤界相連俱在太湖西南水源之所繇來也下流一阻上流爲潦勢所必然此疏濬之說不容于不講者而今官司視爲迂緩下民苦于工役而利已者又懼其奪削也故凡遇當事者一則曰江湖水平不爲阻礙二則曰早開幕漲濬之何益三則曰所掘泥土堆置何處又好事者鼓舞之曰

昔人治水欲決吳江一邑嗟乎使盡決吳江以利湖州湖州一郡之賦不若吳江一邑之多握賦權者必不惑也惟所阻三說在通變宜民者亦能辨之夫百畝之田多分河港且猶爲利而況利在本縣西鄉旁及鄰郡者乎濬吳江利在湖州然則吳江之利何求亦曰濬華上崑常云耳此上流下流之別也復何疑則吳淞白茅之通利豈緩于婁江而婁江一綫之道必不能兼

泄諸港之水故議者必以決濬下流爲便

○周鼎農田水利議

水之爲利大矣其爲害亦不小在反其所爲害者以爲利耳浙西地勢卑下積旬淫雨輒內外交浸雖竭力車戽人苦不能勝天一圍之中又不能無高下沿邊可車腹心則力不能及雖嘗界爲裏塍奈無土可增揭取旁近田面纔四五寸則瘦削不可以稼彼遠田衆分其利而獨損其近者往往礙此而莫之策也竊謂或五百畝或三百畝爲率鑿深溝廣二丈旁爲塍內廣八尺袤一百二十丈不過壞田四五畝而四五百畝皆無內浸之憂況于溝塍上裝車不挑損四外圍塍免風浪之危使沿邊高田之水畢歸之車亦易力也其所壞田土稅糧量于旁近田上均派則圩心囊底化爲沿邊高架小有水旱不能爲患莫大之功也又永樂初年農政是急百



凡公事皆待農隙施行各農官時常往來諸鄉  
官舸隨地野宿動經旬朔督民整理務臻實效  
甚美事也近聞事勢不復同前每歲所修圩岸  
皆卑狹脆薄且新土易崩方築于春而梅霖踵  
至唾手摧毀愚謂習俗皆取塍內之土粧貼塍  
外似有可觀但新舊土不相粘未燥而雨則累  
及原土併墜于水或燥而不雨亦自迸裂可惜  
不若幫闊裏面縱有崩脫其土原只在內依舊  
可取爲用非比外脫之土隨流消毀也又議者  
欲沿塍裏邊鑿溝取土以增崇而加厚之多用  
椿笆以固其址粗若有足觀者然亦近似而實  
非也田壓于水罕有乾土纔鑿下尚淺外水卽  
滲入于內而內水亦土中泛起併力車戽用力  
反多且濕土不宜多築多築則經月如醉不肯  
凝實稍緩則梅潦將至急則隨築隨潰烏能成  
功必今年築若干明年增若干後年高若干庶

幾有堅完之望恐無是理不若別築一裏塍距外二丈不用椿木旣免外來風浪亦無雨崩之憂不必壘歲增築隨手散堆如坡平闊省人工而易爲力略待燥裁取裏坡脚如在脊上外坡則平安如舊不許陡直棄外塍爲蘆葦葭茨而禁其樵牧一舉而三者之弊皆免仍別鑿溝于圩心囊底則彼民可得而有歲也其法最善奈之何而弗爲耶

